

金开诚文集

第四卷 随笔杂谈



 浙江教育出版社

金开诚文集

◎◎◎ 随笔杂著 卷四

浙江古籍出版社

JINKAICHENG WENJI

金开诚文集

第四卷 随笔杂谈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7年12月

第四卷 随笔杂谈

目 录

随笔杂谈

爱国情深忆先君	3
慈爱深寄一部书	7
教学生涯述略	12
艺术欣赏之旅	20
书斋的变迁	23
忆王瑶先生	26
“讲课艺术”与服务到心	30
回顾往昔谈读书	34
书斋的封闭与开放	39
内外兼修	41
著述杂谈	43
四枚藏书印	47
往日读书随想	50
戏说半夜读书	52
江南大学书画研究所建所寄言	54

★ ★ ★

读书寄语	56
读书也要有“本钱”	58
略说背书	60
读书之苦	62

豁然开朗读书乐	64
何日重睹乡土书	66
谈谈儿童的精神食粮	68
与青年朋友谈读书	71
读书与人的素质	75
漫谈休闲阅读	77
经商与读书	81
读书答疑	84
漫谈“读书热”	89
谈谈“不求甚解”	92
写作的苦与乐	95
写作与养生	97
写作——养生及其他	99
养生保健谈录	102
对写作养生的反思	104
关于论文的写作	107
谈“归纳论证”	132
话说写“随笔”	137
能力、志趣、成果与方法	141
艺术欣赏是一种学习	149
“单课独进”与“一通百通”	151
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153
谈谈所谓“近亲繁殖”	156
闲谈学派	160

* * *

技·道·功	162
说“韵”	165
说“味”	168
说“耻”	170
说“痴”	174
读古代诗书画论札记	177

说“意在笔前”	182
一种特殊的想象	186
高雅与通俗	191
含蓄与朦胧	194
试论“淡化”	197
艺术想象与胡编乱造	199
联系与融化	202
谈谈文艺作品的“适销对路”	204
漫话“可读性”	207
书艺杂谈	209
漫谈听戏经历	211
漫谈京剧流派的形成	217
漫谈京剧创新	224
谈京剧唱腔的“韵味”	230
“艺术默契”与京剧的伴奏	236
从古诗的发展想到京剧	238
说说《玉堂春》的艺术奥秘	243
从“冬皇绝唱”说到孟小冬的“命运”	249
忆旧寄念	254
君子爱人以德	258
漫话“侯调”	260
谈戏偶录（一）	262
谈戏偶录（二）	268

* * *

试析古代士人的“怀才不遇”	274
从“庖丁解牛”说到“行行出状元”	278
识人与用人	281
“务于精纯”和“观其大略”	284
最大的用人不当	288
漫谈“才”与“学”	290
漫话“军令状”及其他	292

谈谈梁山好汉排座次	296
话说一个小说人物	300
技能与智能	304
学历与学问	308
漫议职称与学位	312
杂谈“博导”	315
试说“真才实学”	318
杂谈学术兴趣	323
根据兴趣选专业	327
“写作低龄化” 答问	331
谈谈“学术大众化”	332
——在“学术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略说“实至名归”	335
机遇与躁动	339
水仙与病梅	341
“追星热”的心理分析	343
“主体意识” 答疑	346
人间自有真情在	351
漫话校训	353
和大学生谈心	356
* * *	
闲话名片	363
话说“名人辞典”	365
杂谈取名	367
漫话人名	371
戏说有关狗的成语	374
戏忆稿费	376
戏说错别字	379
闲话纳凉	381
地安门桥头的馄饨	383
记忆中的南京大行宫	385

略说豆腐	387
饮茶忆述	390
记忆中的酒	392
闲谈“江湖”及其他	394
略说“江枫”	398
小议岛名	401
说名胜	404
风物忆旧	406
谈艺今昔	409
谈艺今昔（续）	412
漫谈词语错用	415
呼唤创作责任感	419
两个误区 三种言语	421
对说话的粗浅感想	426
略说传媒中的语文错误	429
字幕何故错误多	432
再谈字幕何故错误多	436
补说字幕何故错误多	439
五十年前事 此日当纪念	442
短话二则	446
读书与知识的使用	448
学术著作出版展望	451
说说“语文错位”	456
话说一种反差	460
话说文风	463
漫谈书信文学	466

* * *

至青年读者	471
——《文艺心理学论稿》代序	
《谈艺综录》代序两篇	477
一 境遇与著述	477

二 系统方法与看书学习	480
《自选集》自序	487
《学术文化随笔》跋	493
《燕园岁月》序	497
《文化古今谈》前言	499
《人文随想》前言	501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504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序	508
得新书 思故人	513
——再谈还珠楼主的小说	
忆《文学遗产》	518
实事实干 任重道远	520
存史·传道·励学	522
——说《学林春秋》的出版	
小书可起大作用	525
满怀喜悦荐新书	527
喜读新书开异想	530
名著笑谈	533
古为今用 别开生面	539
忆述《古文观止》	543
漫谈“绝作”(之一)	546
漫谈“绝作”(之二)	548
漫谈“绝作”(之三)	552
漫谈“绝作”(之四)	554
勉为其难说几部书	559
对《现代闲情小品》的印象	563
漫谈半部《红楼梦断》	565

◆ 随笔杂谈 ◆



爱国情深忆先君

我的父亲于1955年3月去世，至今已四十年了。先父讳文灿，原籍苏州。因幼而失怙，家境贫寒，所以只读了几年书便到无锡某粮行当学徒，出师后即为该行职员，终身未改其业。他虽只是一介平民，但为人正直，急公好义，有很多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尤为难忘的是他那朴实而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想略述往事，以作纪念。

我对幼年的记忆始于抗战之初。记得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在无锡即将沦陷的情况下，我们全家逃难到北乡。那时父亲忧愤成疾，几致不起。在乡下已听说市里北塘沿河的商业繁华地区被日本侵略军烧成大片焦土，那正是我家和先父工作单位的所在之地。因此他回城后便拖着病弱的身躯，带领先母和我到北塘去看劫后情状。面对一片焦土，他那满怀国仇家恨的激愤神情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他后来还不止一次对我说：“日本鬼子不只在南京搞大屠杀，他们到哪里都杀人放火。北塘烧成白地，你是亲眼看见的，这可不能忘记！”

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耳闻目睹的日寇暴行是很多的。其中最具恐怖性并使一个儿童的心灵深受创伤的，大概要算“野马路辨同党”了。这个名称是笔者杜撰的，事情经过则是这样：据说日本宪兵队抓到了国民党的几个“地下工作者”，经过刑讯，这些人都屈服投降了。日本宪兵便把他们分在两个地方辨认同党。北城的全部成年居民从早晨六点钟左右便集中到“野马路”上，这是沪宁铁路和无锡市区之间的一条马路，当年非常荒凉，少有人行，所以叫“野马路”。多少万人排列在这条很长的马路上，从十点左右开始缓缓走过一道栅栏门。门口就坐两个叛徒，他们整个脸部都用白纱布缠起

来，只露出鼻孔和眼睛；旁边则有许多日伪军。列队通过栅栏门的人如果被叛徒指为同党，大致也就没命了。因此这栅栏门真好比鬼门关，而尤为难熬的是在通过栅栏门之前的差不多一整天，始终处在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这样的迫害活动先后有两次。我那时还很小，本来不必去集中，因和父母彼此不放心，所以两次都跟着去了。由于长时间受到恐怖和担心的折磨，因此在多年以后还常做相应的噩梦。先父站在“野马路”上总是很愤慨，只要他开口，便是骂“鬼子”。旁人不敢搭理，也有人劝他：“文灿兄，你少说几句吧。今天能太太平平回去就好了。”回到家中他头痛欲裂，边吃药边发脾气。他还问我：“在野马路上你怕不怕？”我说：“最怕他们认错人，把你抓去。”他说：“我早就知道亡国奴不好当，当了亡国奴还不是人家要你怎样便怎样！”他上床睡下了，我还听到他不断地唉声叹气。

先父在无锡就业，但苏州老家还有祖母。抗战以前，他一年总要回苏州几次；抗战爆发后，他却一连几年不回苏州。后来听叔父说祖母身体不好，希望先父带我回苏州过年。父母为我制了新衣，父亲还带我上街买帽子。我小时候头大，买帽子不容易，从北大街走到北城门口一直没买到合适的。我本以为先父要带我穿过城门到城中比较繁华的地区去买，谁知他却带我绕过城门转向通运路，那里商店并不多，结果帽子终于买不到。先父把我领回家后，闷闷不乐上班去了。我对先母说，买东西就是要到城中区，他却偏偏不进城，怎么买得着。先母很沉重地对我说：“你父亲几年不进城了，因为进城门要向鬼子（日本宪兵）鞠躬，你父亲最恨这一点。他多年不回苏州，也是因为在车站进出都要向鬼子鞠躬，还要被‘抄把子’（指解开外衣被搜身），你父亲都认为是很大侮辱。这次是祖母身体不好，才不得不带你回去看看。”我这才知道父亲当时的心情。从那以后我便不曾戴过帽子。到北京上学和到沈阳开门办学，为了防寒都是买了帽子的，但也没戴过。我小时候不戴帽子只不过因为买不到合适的；但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不戴帽子就含有对他的纪念之意。

我因为是独生子，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在我记忆中他们从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但在抗战后期的某一天却出现了例外。那天刚到

学校，校长就把全校师生集合起来，让大家排队进城，到某个礼堂去吊唁刚刚死掉的汪精卫，向他的遗像三鞠躬就回来了。我到家时正好父亲回来拿头痛药。他问我怎么十点不到就放学了，我说今天上午没上课；他问为什么不上课，我说给汪精卫吊丧去了。他一听这话突然脸色铁青，瞪着眼问我：“你向那‘半只乌龟像’鞠躬了？”（抗战时期，先父一贯称汪精卫图像为“半只乌龟像”。）我感到害怕，但也只好说：“大家都鞠了！”先父当时大吼一声“你混蛋”，并狠狠一拳砸在桌子上。我见他手背上渗出血来，桌面裂了一块，留下一个深深的拳头痕迹，当时便吓得哭了。先母连忙护住我，对父亲说道：“他是个小学生，学校让去能不去吗？”但父亲还是怒不可遏，说道：“这叫什么学校，让我们下一代人还甘当亡国奴，中国真是没救了。我还不如立刻得了脑充血好。”说着把几包头痛药狠狠摔到地上，转身出门而去。在我长大以后，每次看到那张旧桌子上留下的先父拳头的痕迹，便总是想起当年的情景，并在心中产生情感的波澜。

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先父一连几天激动不已，家里放了大量爆竹，他还一趟一趟跑到大街小巷去看全市欢腾的景象。几天后他突然买回来一面很大的国旗，又问我有没有力气；我和别的少年一样总觉得自己力气很大，当即答以“力气有的是”。他说：“那好，你跟我去买一件东西。”于是他带我到了运河边上的竹场巷，买了两竿又粗又长的巨竹，扛回家去。由于回家要经过好几条街巷，道路窄，行人多，两人扛了这么长大的竹子行走实非易事。回家以后，先父想把两根竹子扎连成一个很长的旗杆，这就更加艰难。我们俩干了大半天，费尽心力，才把旗杆树立在小天井里；第二天一早又把国旗升到旗杆顶上。升旗后的几天，先父回家总是高兴地说：“咱们的国旗在几条里弄以外都看得见，真是高高飘扬。”但以后他对国民党“劫收大员”的贪污腐败越来越痛恨，说“这帮贼官与汉奸没啥两样”。大约只过了几个月，一天早上我请他一起去升旗，他却指着桌上一张报纸说：“你先看看这个。”我看到报上是一幅漫画，画了个“劫收大员”身上有五只手，分别托着“房子、车子、女子、票子、条子”，标题是《五子登科》。先父沉痛地说：“抗战八年，老

百姓吃了那么多苦，可是国民党政府还是老样子，真是不可救药。”说着他把国旗胡乱折了折，往卧室角落里的搁板上随便一扔，从此就没有再升旗。

近年来我常常考虑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也常常想到先父的爱国之情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与生俱来毕竟不可能。但他受的教育不多，社会地位也不高，却对自己的祖国爱得那么深，对侵略者和汉奸、贪官又恨得那么深。这种感情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培育过程呢？我真后悔没有在他生前好好向他请问，而现在就只留下深深的怀念了。

《群言》1995年第8期

慈爱深寄一部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念先父母为我所做的一切。今年是先慈去世五周年，我想谈一部她给我讲过的书，以志永念。

1938年春夏之交，我那时五岁多一点，全家刚因抗战避难后从乡间回到无锡市里，我即患足疾不能下床。先母教我认写在红纸块上的汉字，又为解我寂寞，给我讲说《三国演义》。她是中医师，读古诗文，也很有口才，因此讲起来娓娓动听，使我这个五岁半的孩子不仅听得懂，还很有兴趣。

《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古典小说，但由于先母的讲解与诱导，此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相当深远。现在经过回想与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给了我不少历史知识，并引发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人文的兴趣。

例如全书一开头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先母给我讲解这一段话，就把三国以前从周到汉的历史轮廓大致说一遍。又如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是先母极感兴趣的情节，讲起来有声有色。而其中张昭讲到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步骘说诸葛亮“欲效（张）仪、（苏）秦之舌，游说东吴”；诸葛亮回答严峻时说到“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等等，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主要功业，先母在讲解中都对我大致说了，有的还留下较深的印象。

由于先母的引导，我从五岁半开始直到小学毕业，了解中国历

史人文主要就是通过演义小说和朱润哉、严绍唐画的连环画册（他们二人是专画历史演义的）。虽然演义小说不等于正规的史书，但它们却也提供了历史轮廓和重要人物与事件的知识，至于其中虚构出来的情节与人物，则在后来正规学习历史时即可加以分辨。从五十多年来我研读文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演义小说给了我许多正确的知识，却从来未曾因其大量的虚构而影响我对历史的了解。

二是培养了我对古代诗文的兴趣。

《三国演义》是古典文学名著，刻画人物、铺叙情节都很生动，所用语言雅俗共赏，因此其本身已有益于欣赏者的文学素养。同时书中又引有诸葛亮《出师表》等名文及大量赞诗（解放后的版本已删了不少）。先母对古代诗文有浓厚的兴趣，因此讲到这些诗文她是从不跳过的。当然，像《出师表》这样的文章，无论怎样讲，也是不能使一个五岁半的孩童理解的；因此我现在只能记得她当时诵读的情景，这种诵读是富有感情并带音乐性的。也有个别句子经她一讲，我也有所理解并且记住了。例如讲到《前出师表》中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她说：“现在日本人打我们，我们就是活在乱世，能保住性命就不容易了。我是无锡的第一个女中医，本来想成为名医，现在是不去想它了。”对《后出师表》中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段话，她也有讲解，可惜我记不得了；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我是从那时一直记到现在的。

先母对诗更有兴趣，遇到书中引诗，她都要反复吟咏；讲完一段休息了，她站起来走动还往往要吟咏。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首：一是“三顾茅庐”情节中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念的《梁父吟》：“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二是书中在诸葛亮死后引了一首杜甫诗，先母念完后说，杜甫还有一首称赞诸葛亮的诗，我更喜欢，接着就给我吟诵并讲解了名作《蜀相》：“丞相庙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于前一首，我只记住开头两句和结尾两